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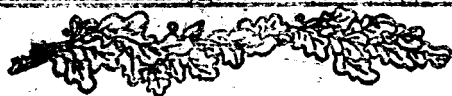


軍營之春

龔 德 著

軍 營 之 春

龔 德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1958 •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描寫了青年公民在人民解放軍內服現役的生活。着重刻劃了青年戰士郭雨洲無限忠誠于祖國，隨時為保衛祖國而獻出一切的高貴品質。還刻劃了青年戰士宋國榮受到人民軍隊的洪爐的冶煉，克服了錯誤的個人主義服役動機，成為一個優秀的人民戰士。

軍 營 之 春

龔 德 著

*

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94號

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0219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2 11/16 字數 50,000

1958年11月第1版

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0,000 定價 (6) 0.24元

前進農業社有兩個同歲的小伙子，一個叫郭雨洲，一個叫宋國榮。兩人的感情比親兄弟還好。下田并肩走，开会坐一張板凳，冬閑時相互忙着串門子，一天要碰几回面。

郭雨洲是青年團員，宋國榮是羣眾。郭雨洲念到初小三年級，宋國榮還戴着“文盲帽”。郭雨洲性子比較潑野，宋國榮比較斯文。兩人有這些不同，怎么能像面團似地捏在一塊兒呢？這里边有來由。

兩人在小時候都喜欢放鳶子。郭雨洲手巧得很，扎的蝴蝶鳶、蘆花鳶、燒餅鳶只只上天；宋國榮扎的鳶子都不上天，但他的鳶綫比郭雨洲多得多；因此兩人經常合作，很是要好。後來，郭雨洲進了學堂，宋國榮在家养猪養羊，兩人不放鳶子了，來往少了，感情也疏遠了。前年，郭雨洲停了學，和宋國榮在一個農業社里勞動，接近的機會多了，又要好起來，尤其郭雨洲入了團，宋國榮就老在郭雨洲跟前，要他講入團的條件。去年發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：郭雨洲偷着愛上了宋國榮的妹妹宋小翠。沒几个星期之後，宋國榮也偷着愛上了郭雨洲的妹妹郭雅貞。開頭，兩個小伙子相互瞞着，因此各人要見對方的妹妹就得多防备一對眼睛，增加了一層困難。個把月後，郭雨洲索性向宋國榮坦白了

這件事，宋國榮也說穿了自己的秘密。自此，兩人的關係複雜起來了，感情更好了，在互通“情報”方面，誰也少不了誰。

前些天，社里動員適齡青年服兵役。兩人趕忙商量起來。郭雨洲說：

“今年再不讓我去，我非和鄉里打官司不行！”

宋國榮說：

“我也要去。”

“你父親就是眼饞幾個工分，肯放你走？”郭雨洲說。

“母親已經同意我報名，父親他還有什麼辦法！”

郭雨洲想起宋國榮父親怕老婆的情形，嘎嘎嘎笑起來。

今天，兩人到鄉人民委員會候了三四個鐘頭，才候到了“入伍通知書”。回來時，兩人不知有多開心，一路勾肩搭背，边走边談着入伍的理想。宋國榮說：

“我母親叫我去開汽車，你呢？”

“我只要當上解放軍就行了，叫干什麼都行。”

“那你總得有個主意呀！”

“要說主意，我是想用步槍。”郭雨洲說。

“用步槍？”宋國榮有些驚異。

“嗯，我父親以前是用步槍的。”

“你父親用步槍，和你有什麼關係？”宋國榮不理解郭雨洲的意思。

郭雨洲沉默了一下，沉甸甸地說：

“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想。”

“你母親的意思呢？”

“她要我學父親的樣。”

宋國榮對這並不感興趣，他很希望郭雨洲和他一塊開汽車，因此拚命宣傳開汽車的好處：

“你用了步槍，三年後回來能做什麼呢？還是扛鋤頭！你要是開了汽車，回來時工作可多了；開拖拉機，開公共汽車都行。我們這裡不是要造公路嗎？”說到这里，望着郭雨洲的臉，看是不是能打動他的心。

可是郭雨洲還是沉甸甸地說：

“我想的和你不一樣。”

宋國榮見此路不通，便用感情說服郭雨洲：

“你想，我倆一塊開汽車，就像小時候在一塊放鴛子，多高興；再說，雅貞、小翠知道我倆在一塊，她們也會高興的。要是你扛步槍，我開汽車，兩人離得遠，哪天能見面？”

郭雨洲點點頭說：

“是呀，我也很想和你在一塊。”

宋國榮接過去說：

“那好，你和我都開汽車！”

郭雨洲笑笑說：

“現在別瞎想，到時候再說吧。”

這兩個小伙子這麼要好，今天怎麼合不到一塊呢？只要粗略地看一下他們的經歷，你就知道了。

郭雨洲的父親郭建祥，原先是打短工的，新四軍來到蘇中後，他當了農抗會長，參加了共產黨。後來，日本鬼子“打

蕩”得凶，他就參加新四軍去了。自此，雨洲媽怕受漢奸迫害，不敢再蹲在家里，帶着三個孩子，東躲西藏，靠要飯過日子。在這些日子里，每當看到新四軍游擊連開過，雨洲媽象見到了親人那樣，總要帶雨洲站到路旁邊看，常常對雨洲說：

“妙狗，這是你爹爹的隊伍。”

六七歲的雨洲就問母親：

“媽，怎麼沒有爹爹呢？”

“你爹爹在北邊打鬼子，沒過來。”

抗戰勝利了。雨洲媽領着孩子回到家里。家已被漢奸燒掉了。她在鄉鄰的幫助下，搭了間小屋。在這間一人高的小屋里，母子四個，天天盼望着郭建祥回來。可是不久傳來了痛心的消息，建祥在蘆家灘戰鬥中和日寇拚刺刀犧牲了。他的所有遺物只是一張照片，部隊托人把照片帶了回來。雨洲媽看着照片，又看着身邊的三個孩子，心象刀割，伏在床上失聲痛哭。自此，雨洲兄妹三人成了孤兒，全靠母親一雙手養活。每當雨洲撒野不聽話時，雨洲媽的眼淚就像斷綫的珠子往下落。雨洲看到母親枯瘦得這樣，也會傷心得流淚。他雖是個倔強的孩子，但在母親面前，始終像他妹妹一樣溫順，經常幫助母親做活，以此安慰母親。不久，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，新四軍北撤山東，蘇中淪于敵後。“還鄉團”來找雨洲媽的麻煩，雨洲媽帶着孩子再度流落他鄉。直到1948年底家鄉解放，她才回來。從這時起，雨洲家有了土地，有了房子，門上挂起了光榮烈屬牌，政府和鄉鄰照顧

得非常周到。生活虽然过得这样好，但并不能消除雨洲媽对建祥的悼念。她帶着孩子，在分得的土地上，为建祥筑起了一座假坟。每逢清明，她都要帶孩子去扫墓，流着泪对孩子們說：

“我們这个日子，是你爹用血換來的！”

1951年冬，听說美國鬼子侵略朝鮮，又听說美國鬼子要打到中國來，雨洲媽整儿夜睡不着，就怕从前的血泪日子再回來。这几天，听說蔣介石還沒死，和美國鬼子一起占着台灣，雨洲媽也常为这个操心。去年，她一心要送雨洲去參軍，但雨洲年紀差一歲，沒被收下。今年雨洲够年齡了，她給社長、鄉長說了几次。她所以一心送兒子入伍，还有一層原因。她总希望把孩子送到建祥耽过的部隊里，用建祥用过的那支槍……为什么要这样想？她自己也說不出來。

雨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長大的。他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母親的这些影响。因为过去的苦日子过得那样不容易，雨洲就特別敬爱母親，母親的一言一語，他都深深地記在心里。

宋國榮呢，和郭雨洲比起來就不同了。他的父親宋老山，是个自做自吃的中農。宋老山有一句挂在嘴皮上的話，叫做“听天由命”。日本鬼子燒了他的房子，他說：“这是命里的劫数。”解放后，对菩薩是不大相信了，但他不能吃半点“虧”，参加合作社，是因为見合作社產量高。宋國榮生長在这个家庭里，不能不受到影响。但他畢竟和父親有些不同，常和青年人在一起，有進步要求，見雨洲入了团，他也想參

加；見表哥復員回來開公共汽車，他也很眼饞。他認為，一輩子當農民，就是落后，就是沒出息。因此，他心切地想出去學技術。聽說當解放軍可以學到技術，又覺着當解放軍——光榮，他就產生了參軍的欲望。他的母親，也希望他能在將來開公共汽車，或是開拖拉機，因為這可拿薪俸。

為了宋國榮服兵役，大前天家里鬧了一場不小的口角。宋老山氣憤地說：

“我是一家之長，我說個不字，看誰敢跨出門檻一步！”

這老头子為啥不同意兒子服兵役呢？他自己覺得比老婆看的遠：公共汽車哪有這麼多？開拖拉機是北邊的事，這里靠海邊，地勢這麼低，小河小溝到處是，牛車都跑不開，那能開拖拉機？要若開不到公共汽車或是拖拉機，白白耽誤三年工分，才不合算哩！

宋國榮看父親來勢汹汹，便小聲說：

“服兵役是年青人的義務，誰能不去！”

宋老山把旱煙管戳到兒子鼻子上，說：

“天下這麼多青年，就缺你這份臭義務？”

宋國榮鼓鼓勇氣，還嘴說：

“你不丟他不去，誰去？”誰知話沒落音，篤地一聲，頭頂上吃了一煙管頭，幸虧戴着頂解放帽，沒被敲痛。

宋小翠走過來幫助哥哥說：

“哥哥去參軍，你做軍屬，還不光榮！”

宋老山對着女兒夯地一聲：

“光榮能當飯吃啦？”

父子間正在口角，國榮媽從房里走出來，罵宋老山說：

“你这老不死，腦筋叫鉄箍箍死啦？人家都在說，水田還能用拖拉機耕哩，你就是不相信！看你这死落后，怎么去見人？”

宋老山在老婆面前，一向是既怕硬又怕軟。有時他發了脾氣，只要老婆出來一頓臭罵，他的火氣也就熄了。從前他發脾氣時，把錫茶壺當作出氣筒，“砰”的一聲，擲扁在地上。他老婆就是不理他，也不准孩子去拾這把錫茶壺。過了半天，宋老山看看擲扁的茶壺，又覺得心痛起來，便偷偷拾了起來，用小鐮頭叮叮當當敲着，直到把錫茶壺敲得鼓起來為止。因此，宋老山那把茶壺，放在桌上，從哪一個方向看它，它總是歪的，而且是坑坑凹凹的。國榮媽看到這把鬼樣子茶壺，常常得意地對子女說：

“你爹就是賤骨頭！”

現在，宋老山又碰上老婆臭罵，自然也就鳴金收兵了。他走進灶屋，支牛支牛吸起旱煙來。等老婆走進房里，他抓住時機訓斥宋國榮說：

“孽坯！開不着汽車就給我滾回來！”

他這樣說，無非是為保持一點做父親的尊嚴。宋國榮很知道這點，也就不再吱聲，免得父親太下不了台。可是小翠在房里，卻和母親噙噙地笑起來。

二

吃過晚飯，天黑了。郭雨洲一個人往宋家走去。路上，

他考慮用什么法子把小翠引出來，偷着說句話。正無計可施，可巧碰上宋國榮。宋國榮問：

“上哪去？”

“上你家找你去。你呢？”

“也上你家找你去。”

郭雨洲往宋國榮屁股上搗了一拳，說：

“真找我？”

宋國榮擰着屁股，毫不生氣地反問：

“你也真找我？”

兩人大笑起來。既然都猜到了對方的“鬼計”，就合計起辦法來。郭雨洲想了個点子，給宋國榮一說，宋國榮連連點頭稱“好”。

兩人各自回頭，去叫自己的妹妹。

郭雨洲推進自家的門，嚇，社長陸金明坐在他家里，倒弄得郭雨洲別扭起來。

陸金明是個復員軍人，從前和郭建祥在一個連里工作過，和建祥的感情很深厚，他為建祥的犧牲感到痛惜。復員回來後，見到郭建祥的妻子兒女，他非常同情。因此，他有事無事常到郭家來。現在，他見雨洲進來，便挑逗說：

“怎么，不到小翠身邊坐一會？”

雨洲和社長敷衍了句把，便對妹妹說：

“雅貞，青年團要你去排戲，後天要歡送我們呢。”

陸金明插嘴說：

“排什麼戲？我怎不知道？”

郭雨洲俏皮地說：

“看你這社長，人家排個戲，你也要管！——雅貞快走，人家等你呢！”

雅貞走到房里偷偷拿了條新手帕，她想，如果排戲時遇上宋國榮，就找機會把手帕塞給他。

兄妹倆出了門，奔跑起來。

宋國榮用同樣的辦法，把小翠引了出來。

兩對小青年，在橫路上會師了。郭雨洲、宋國榮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笑彎了腰。

雅貞、小翠看出哥哥的“鬼計”了，雖有些害羞，但內心也是求之不得。

郭雨洲以長者自居，老着臉皮說：

“抓緊時間，分開來談吧！”說着去拉宋小翠的手。

宋小翠順從地隨郭雨洲走向小溝邊。

宋國榮學郭雨洲的樣，去拉郭雅貞的手。雅貞往後躲着，宋國榮往前攆着，連躲帶攆，倒騰了七八十來步，雅貞才站下，兩人坐在另一條小溝邊上。

這時正是立春季節，小溝里還結着薄冰。刮過來的北風，還怪冷。但是他們覺得比屋子裡還暖和。

這一邊，郭雨洲放肆地把手搭在小翠肩上。小翠慌張地說：

“別叫我哥哥看見！”

郭雨洲笑笑說：

“看不見，就是看見又怎樣！”

那一边，宋國榮几次想抬手，沒敢抬，一想到三年以后才能見面，橫橫心，冒失一下。可是手剛抬起來，就被雅貞打落了。雅貞生气地說：

“你瘋啦？”

“雅貞，你——”宋國榮好像是哀求。

“你什么？”雅貞問。

“你听我說呐！”

“用嘴說嘛，动手干啥？”

“对，用嘴說。”宋國榮有点狠狠地說，“呃，雅貞，再过一个月，我坐在汽車上照个照片寄給你，……”

这一边，郭雨洲对小翠說：

“你一天要想我一次！”

“你呢？”小翠撒嬌地反問。

“我保證想你三次！”

小翠心里真甜，順手把小手帕塞給雨洲。雨洲問：

“这什么？”

“給你擦汗的。”

“这么冷的天，哪有汗擦？”

小翠輕輕打了雨洲一下，說：

“你帶到部隊去擦。”

郭雨洲一听，腦子上头像裝了一扇小窗戶，笑着說：

“还送紀念品！”

那一边，雅貞和宋國榮在小声談着。

正談間，远处傳來咳嗽声。雅貞慌忙把手帕塞給宋國

榮說：

“有人！”說着站了起來。

宋國榮來不及品一品這條手帕的滋味，也發慌地站起來。

“誰？”那邊有人喝問。

雅貞一听是陸社長聲音，心里鎮靜下來，應說：

“雅貞。”

“那是誰？”

“我，宋國榮。”

陸金明哈哈笑地說：

“好呀，雅貞，你們在這裡排戲！”

雅貞有口難開。宋國榮也無話可開脫。幸好，郭雨洲和小翠主動走過來了。陸社長故意囑說：

“噯，那頭還有一對！”

郭雨洲邊走上來邊說：

“陸社長，我們後天就要走，實在是沒辦法！”

陸社長接嘴說：

“沒辦法？誰的辦法有你多！深更半夜，躲到這裡來排戲，好傢伙，胆子不小哇！明天一定公布出去！”

郭雨洲硬嘴說：

“公布也不怕，反正我們沒胡來！”

陸金明邊走邊說：

“別看你現在嘴比釘耙刺還硬，明天看你小臉往哪攔！”

兩天后的上午。民校門口聚了几百口人。鑼鼓聲、歌聲熱鬧得和高級社成立那天一樣。

陸金明立在戲台上，把兩朵紅花佩到郭雨洲、宋國榮胸前，說：

“芝麻里挑黃豆，挑出你倆，你們是前進社派去保衛祖國的代表，責任可不輕哇！社里的事兒，由我們担着，你們別挂心。可是有一樁，你們要記住：我們社办得越來勁，蔣介石、美國鬼子就越眼紅，你們別以为这里听不到炮聲就沒事了。”

唐老伯拄着拐棍，从人羣里站起來，叫着郭雨洲、宋國榮的小名說：

“妙狗、祥狗听着，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十五，蔣介石王八蛋的隊伍打癩了我的腿，這筆賬至今沒撈到算。你們要能參加打台灣，把我這件事放在心上。”

另一個老头說：

“把蔣介石綁回來算了，他还欠我的賬哩！”

青年团支部的代表在台上說：

“你們到了隊伍上，要做好戰士，把你們的一切獻給祖國。”

在這些熱烈的期望面前，郭雨洲不光感到入伍的光榮，也感到責任的重大。他對大家說：

“你們的話我都記住了，一定照着去做。”

宋國榮也隱約感到入伍的光榮。他對大家說：

“我一定好好學習。”

接着，欢送節目开演。絲絃家伙拉响了。雅貞、小翠从台后鑽出來。她們一登場，台下年青人就挤眉弄眼起來，老人们呵呵地笑起來。雅貞难为情得不敢往台下看，尤其不敢往宋國榮坐的方向看。还是小翠比較大方，說：

“我們唱个小調，唱不好。”

台下青年人喊：

“一个唱不好兩個唱！”

絲絃家伙連奏了三四遍过門，两个姑娘才唱起來：

哥哥放下犁和耙，
參軍保衛合作化，
哥哥三年回社來，
妹妹戴上光荣花……

唱到末了一句，两个姑娘紅着臉溜到台后去了。

台下青年們吆喊起來：

“叫郭雨洲、宋國榮上台，四个人一道唱一出！”

陸金明站起來說：

“別吵，小調沒听头，他們四个前天排了一个戲，……”

“叫他們搬上來演啊！”台下又一陣喧嚷。

郭雨洲就怕社長再往下說，恨不得跳上來堵住社長的嘴巴。但社長到底給他們留了三分面子，沒剝出“餡子”來，說：

“这出好戲還沒排好，等郭雨洲、宋國榮当了优秀战士，

將來再演吧。”

台下一陣哄笑。

郭雨洲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宋國榮用襖袖擦了擦額上的虛汗。

少先隊員上台唱了几段小放牛，欢送大会就結束了。

現在，郭雨洲、宋國榮要走了。送他們去報到的自行車，已經准备好。他們想找雅貞、小翠道別一声，但沒找到她們。

这时，雅貞、小翠躲在人羣后面。小翠拉雅貞說：

“去吧，送送他們去！”

雅貞掙開小翠的手說：

“这么多人！”

小翠湊到雅貞耳邊說：

“怕啥，你送你的哥哥，我送我的哥哥。”

雅貞猶豫了一下，還是拒絕了。于是宋小翠也只好陪着雅貞躲在人羣后頭。

雨洲媽和國榮媽在送自己的兒子。宋老山因為不太贊成兒子參軍，所以沒來送別。雨洲媽囑咐兒子說：

“妙狗，要和宋國榮好好地，不要吵嘴。到了隊伍上，要是見到你的娘舅，要他多照應你噢。”

國榮媽也囑咐兒子說：

“祥狗，三年滿期就回來噢！”

自行車過了木橋，沿着大路向南去了。根把香烟工夫，郭雨洲回頭望望，民校門口的旗桿頭已經看不見了。